



宋 小 濂 遗 像

(1860—1926)



吉林三杰图

(右：成多禄 中：宋小濂 左：徐鼎霖)

《长白丛书》序

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，悉心专研历史，关心乡邦文献，于教学之余，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，上自古代，下迄辛亥，编为《长白丛书》，征序于予，辞不获命。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：

昔孔子有言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说者以为：“文，典籍也。献，贤也。”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，缺乏必要的文献，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。古代文献，如十三经、二十四史之属，久已风行海内外，家传户诵，不虞其失坠，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。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，唤起人们的注意。于其名著《文史通义》中曾详言之。然而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。贵远贱近，习俗移人，不以为意，随手散弃者有之。保管不善，毁于水火，遭老鼠批判者有之。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。自清朝末叶以来，吉林困厄极矣，强邻环伺，国土日蹙，先有日、俄帝国主义战争，继有军阀割据，九一八事变后，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，国土沦亡，生民憔悴。在政权更迭之际，人民或不免于屠刀，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。时至今日，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，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。大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弃，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。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，遑论其它。

建国以来，百废俱兴，文教事业空前发展。而中经十年浩劫，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，断简残篇难以拾缀。吉林市旧家藏书，文革期间遭到洗劫，损失尤重。粉碎四人帮后，祖国复兴，文运欣欣向荣，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，由陈云同志领导，大张旗鼓，整理古籍，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，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，为振兴中华，提供历史借鉴。值此大好时机，李澍田同志以

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，广泛搜求有关吉林之文史图书，不辞劳苦，历访东北各图书馆，并远走京沪各地，仆仆风尘，调查访问，即书而求人，因人而求书，在短短几年期间内，得书逾千，经过仔细筛选，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，编为《长白丛书》。盖清代中叶以来，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，而长白山钟灵毓秀，巍然耸立，为吉林名山，从历史上看，不咸山于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中也有明确记录，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

丛书中所收著作，以清人作品为最多，范围极其广泛，自史书、方志、游记、档案、家谱以下，又有各家别集、总集之属。为网罗散佚，在宋、辽、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，又以文献征存、史志辑佚、金石碑传补其不足，取精用宏，包罗万象，可以说吉林文献的总汇。对于保存文献，具有重大贡献。

回忆酝酿编余之际，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，独力支撑，在无人、无钱的条件下，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，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，群策群力，分工合作，众志成城，大业克举。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，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。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。

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，编订此书之际，澍田同志虚怀若谷，对于书刊的搜求，目录的选定，多次征求意见。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，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，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。殷切希望读此书者，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，培养爱国家、爱乡土的心情，激发斗志，为四化多作贡献。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，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。

当然，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汉文书刊为限。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、蒙文的档案和图书，此外又有俄、日、英、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，如能组织人力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整理，提要钩玄勒成专著，先整理一部分，然后逐渐扩大，这也是不朽的盛业，李君其有意乎？

吉林陈连庆 谨序

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

总目

前言·····	一
北徽纪游·····	五
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·····	四九
巡阅东省铁路纪略·····	一〇七
边声·····	一四七
东道集·····	二〇三
晚学斋诗草·····	二三五
附 抚东政略·····	二四九

《宋小濂集》前言

《宋小濂集》辑入现存宋氏著述六种：

1.《北徼纪游》一卷。主要记述作者1888年冬至1891年夏参与李金镛及众职工筑路蓝缕创办漠河金矿之感受，并描述边疆风情，追述李金镛为沙俄侵占我江东六十四屯而进行的斗争。据1891年手稿本。

2.《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》一卷。述1909年夏秋时节实地视察呼伦贝尔全境之地理、政治、经济情况，旨在屯垦实边，巩固边防作准备。宣统元年铅印。

3.《巡阅东省铁路纪略》一卷。记作者以东省铁路督办身分于1921年10—12月巡阅东省铁路全线情况及应兴应革事项。《呈大总统报告巡阅全路状况文》列篇首。1922年东省铁路督办公所铅印。

4.《边声》诗一卷，附文一卷。自选1888年冬至黑龙江后二十三年间诗二十八题，附文六篇，多悲愤之作，殷殷于边事。宣统辛亥十月黑龙江民政司署石印。

5.《东道集》一卷，诗集。为晚学斋诗之一。集1920年夏至1922年初任东省铁路督办期内诗作60首，率伤时忧事，有感而发。1922年石印本。

6.晚学斋诗之二，一卷，系从1941年版《永吉县志》内载《晚学斋诗草》选出。

此外，作者与徐鼎霖、成多禄编校程德全署名之《抚东政

略》上下两卷，反映对道员周冕劣迹之论争；《赐福楼启事》四卷，载程德全在黑龙江时之各种公牍。皆多出自宋、徐二人手笔，此次为印装方便，后者附入《徐鼎霖集》，前者附于本集。

宋氏诗文甚多，当不止此，如《东道集·小序》称：“余性嗜诗，平生经历，往往见之吟咏，京居六载，所作尤多。已将六十以前诗，编成十二卷，藏之篋衍。”今所见者，六十岁以前诗只《边声》一卷而已。其余安在？藏诸名山乎？或毁于鼠蠹水火刀兵乎？尚有望于知者。

二

宋小濂（1860—1926），字铁梅，一字友梅，晚号止园，吉林省城（今吉林市）人。父永瑞业医，家小康。小濂少读诗书，不拘泥章句，好格物致知之学，以为经世之用。二十四岁应童子试，擢冠军，知府李金镛器识之。

本冀科举入仕，不幸严父早逝，老母在堂，妻及一女，衣食难济。为谋生计，二十八岁赴奉天投军。明年冬，应观察使督理漠河矿务李金镛之召，任随办文案兼交涉外事，从此“半生心事在筹边，黑水黄沙二十年。”

1904年程德全任齐齐哈尔都护道兼垦务大臣，求边才，耳闻小濂之贤，延入幕为文案处总理，试署海伦直隶厅同知。明年，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以江省关系重要，奏派熟邦交、习边事之宋小濂赴都备外务部议约顾问。1906年秋，外务部指派宋赴哈尔滨与东省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会议。

初，前办铁路交涉道员周冕迫于沙俄势力，于1903、1904年擅自与铁路公司订立购地、伐木两合同，致东省铁路沿线附近占黑龙江地二百四十余万亩，森林二万余方里，煤区尤广。沙俄又借口护路，沿线常驻数万军队及大量警察，并设“自治会”，收货票之捐。斯时也，西起满洲里，东迄绥芬河之东清铁路沿线地

带，为俄人霸占。宋小濂到任后，与张寿增、王莘林、涂凤书等“同仇共愤图边功”，揭露敌人奸狡，据理力争，屡经挫折，不稍退让，与俄人相持两年余，会议一百四十余次，于1907年秋，终使俄国侵略者同意签订购地、木植两改订合同，收回地亩过半、林区十分之九，增加地租和木煤税，挽回利权。

铁路交涉将成，抚蒙实边事重，宋小濂被任暂护呼伦贝尔副都统。呼伦贝尔西连外蒙，北界沙俄，位当要冲。沙俄借口边界不清，时生蚕食之谋，俄民常越垦、采金、伐木、割草，欲攘我地为彼有。到任首在边务，而筹边必先实边，实边必资屯垦。于是变通卡伦章程，以守以耕，通力合作，使戍卒坚久安之志，无失所之虞。为严疆域，辨形势，明土宜，著地利、重属人，筹边措施力求适宜，亲自踏察一千五百余里国境线，作《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》一书。于是沿边设卡伦，严守藩篱，对俄人越垦、渔猎、伐木、采金，或严禁止，或科以租税，利权不稍失，寸土不让人，从此边地有起色。当与俄官儒达诺夫会勘西段国界时，俄人骄横，欲将我满洲里攫为己有，宋小濂大义凛然，坚持条约，证以山川形势，援引各种图说，始终不相让，“三年苦撑柱，尺土期保障”，卒将俄路所据之满洲里划归我界。

1911年春，小濂升任黑龙江民政使司民政使。辛亥革命爆发，巡抚周树模乞休，朝旨以小濂署。小濂深知清廷之腐败，对康梁变法心向往之，对清末预备立宪孜孜以求，因此拥护辛亥革命。也因此，1912年被任为黑龙江省都督兼民政长。

小濂身处黑省二十余年，熟悉边情，屡挫俄锋。俄人阴谋分裂外蒙，惧小濂作梗，借口齐齐哈尔巡警检查“俄籍朝鲜人”，遂威胁北洋政府去小濂。1913年小濂被调入京，延为顾问，旋任参议院参政。居京六年，无所事事。

“十月革命”后，东清铁路长春以北段中苏合办，由我方派督办。大总统徐世昌反复思维，1919年特命宋小濂当此重任。小濂到任后组织新董事会，更换管理局长，亲自按站巡阅全线，劝

勉职工，询问商旅，有关应兴应革者详察通筹，著著规划，力求改良。两年间，“今日我将去，喜见康庄道。”

然而，事功有成，谤亦随之。

1922年，小濂以63岁高龄桂冠归京。名其北京后海刘海胡同新居曰止园。以“好学不知老”，名其室曰晚学斋。1926年旧历三月初一病逝，享年六十七岁。归葬故乡，墓在今吉林市吉林铁合金厂十车间附近。

当年王树楠悼诗有云：“公之伟烈，彰于国防，履虎之尾，而不敢伤，不兵而武，返我侵土。”时人张锡奎称其为作硬诗、写硬字、行硬事的“三硬先生”。宋小濂实为我近代史上东北地区一位杰出之民族英雄。其诗以古风见长，激昂慷慨，直抒胸臆，代表作有《边声》诗集，人誉为边塞诗人。

三

本集由吉林师院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蒙秉书标注，所附《抚东政略》为李范女士标点。经夏润生、马预成、李国芳、李亚超、周克让诸先生审校，蒙秉书、郭殿忱编辑，李澍田教授审定。

舛错讹误在所不免，敬冀方家匡正。

编者

戊辰年季秋

东坡诗云：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〔1〕。

是诗也，初读之若不见其佳，迨经阅历，乃知罕譬而喻。余自丁亥秋〔2〕，以饥驱随刘泉初明府赴奉天为谋食计，至次年端节后，始得载笔戎轩。居不数月，复有黑龙江漠河之游。先是，癸未岁应本郡童子试〔3〕，受知于无锡李公秋亭〔4〕。越戊子秋〔5〕，公以观察使督理漠河矿务，由申江来漠，取路奉天，余以弟子礼见，深蒙嘉许，且询数年中进修若何、境况若何，甚悉。是时，督师定公赴黑龙江巡阅齐军〔6〕，行有日矣，因约订随节北上时，取便来漠相助。余遂于是冬由齐齐哈尔赴漠河矣。

人生作客之方，其亦豫定者与。不然，何以相应如响也。戊子春在奉时，主刘泉初明府家，适泉初扶乩请仙，余亦就问事机，并问究在何方。乩仙示以诗云：“东西南北尽有方，此地菊花一味香。我说此话人难解，昭君走马见其详”〔7〕。是时，余正赋闲，即从戎百无端绪，矿务又何待言。及后入营，于九月随节北上，遂赴漠河。始悟首句重在尽字，次句寓九月，末二句言出塞也。事尚相隔数月，而言之如在目前。由乎此，则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”之言，可比类观矣，又何必营营然妄求为哉。

在戎幕时，与楚北李聘三、张德轩、皖南舒润生最称心契，及由齐赴漠，倚装作七律留别云：

友到忘形只在心，桃花潭水比情深〔8〕。
论交未赠公孙缟〔9〕，请邑如分鲍子金〔10〕。
万里寒边成别路，几行热泪洒离襟。
诸君莫恨前期远，柳上春风取次寻。
又留别诸同人云：
同袍同泽亦前因，文字交情见性真。

贫士生涯余墨沈， 丈夫出处寄红尘。
骊歌眼断难为别〔11〕， 鲤筒传来莫厌频〔12〕。
惭愧临歧无贖贈〔13〕， 凭将努力慰诸君。
将赴漠河，知契中有以北极苦寒为余虑者，因作七律以解之

云：

汗马功名安在哉， 空随大将逐边埃。
未终投笔封侯事， 又作摸金校尉来〔14〕。
雪岭朝横人迹渺， 江水夜渡马蹄催。
前程正远休言苦， 热血从来满壮怀。

噫，余非不畏难，只以饥驱，不得不为入穴得子之计，姑作壮言，亦留以自慰慰人云尔。

余恂卿司马为督师定公掌文牍，余在戎幕时即深蒙器许，及将赴漠，有某当事从而为难，司马极力斡旋，始得脱然而去，因念寒士无以为报，遂拜门墙以志衔感。夫一饭之恩〔14〕，古人尚思图报，况不仅一饭者耶。

〔1〕原诗见苏东坡《和子由澠池怀旧》。

〔2〕丁亥：指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。

〔3〕癸未：指光绪九年（1883）。

〔4〕李公秋亭：即李金镛，江苏无锡人。同治三年，捐同知投效淮军，以功赏加运同衔，并戴花翎。光绪十三年查勘精奇里河四十八旗屯地，旋调漠河矿务。十六年以积劳咯血，病歿于漠河差次。光绪九年宋小濂应童子试时，李署吉林府知府。

〔5〕戊子：指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。

〔6〕定公：即定安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叶赫那拉氏，字静村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任伯都讷副都统、密云副都统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任绥远将军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任黑龙江将军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为钦差大臣，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军事宜。齐军：即齐字营。光绪十三年，黑龙江省练军定名为齐字营。

〔7〕昭君：王昭君，西汉南郡姊归（今属湖北）人，竟宁元年（前

33年)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,她自请嫁。入匈奴后,被称为宁胡阏氏。对汉朝和匈奴的和好关系,曾起一定作用。

〔8〕“桃花潭”句,引李白《赠汪伦》诗: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。

〔9〕公孙:指公孙弘。汉武帝时博士,累迁丞相,封平津侯,开东阁以延士,俸禄所入,尽给宾客。缟:未染色的绢。这里指钱帛。

〔10〕鲍子:指春秋时鲍叔牙。管仲鲍叔牙二人笃于友谊,世以称朋友交谊之厚者曰管鲍交。《列子·力命》:“管仲叹曰:‘吾少穷困时,尝与鲍叔贾,分财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。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叔也。’”又作者自注:“数君曾为请益薪水。”

〔11〕骊歌:告别的歌。系歌“《骊驹》”之省文。《骊驹》歌辞:“骊驹在门,仆夫具存,骊驹在路,仆夫整驾。”见《汉书·王式传》服虔注。

〔12〕鲤筒:指鱼书。古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: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双鲤鱼,呼儿烹鲤鱼,中有尺素书。”后因称书信为“鱼书”。

〔13〕贶:(Kuàng),赐与。如:厚贶。

〔14〕摸金校尉:自虑将去漠河金矿。《文选·陈孔章为袁绍做豫州》谓曹操设“发丘中郎将,摸金校尉”专事掘墓取金宝。

〔15〕一饭之恩:汉代韩信少年贫困,在淮阴(今清江市)城下钓鱼,一漂絮老妇与之食。后韩信佐刘邦得天下,封为楚王,以千金报漂母。

由齐齐哈尔俗名卜奎,赴爱珥,路经布特哈旗界,距省城二百余里,在嫩江东岸。布特哈者,皆索伦、打虎儿俗名搭呼里二部落人,自国朝未入关时率先归顺,编旗为伍,设总管、佐领以下等官。咸、同间,东南及新疆多故,是处出名将最伙,如多忠勇公〔1〕、都将军兴阿〔2〕忘其谥、穆勤果公其尤著也〔3〕。

过布特哈二百里为墨尔根城,有副都统镇守,系康熙间征罗刹时所置。城编木为之。城内榛莽荒秽,屋庐颓败,副都统以下等官均驻城外。城之东北隅有商贾十数家,市面萧条,人烟寥落。

驻防旗丁，贫瘠尤甚，半系巴尔虎部落人，至今犹掺土音，与作汉语，格不相入，编旗置戍，垂二百年，曾不稍改其初，其风气之浑朴可知矣。

谚云“土壮民肥。”斯言也，千古不易。然非有人以垦辟之，种植之，则土虽壮亦无以自见。自齐至墨路中，揽辔遥望东南一带，膏壤平原何止千余里。设招徕生聚，通商务，将不数年间，连阡接陌，荒芜尽变为丰腴，实边富国之谋，孰愈于是？惜置为闲田，一任荒草迷天，寒烟锁地，曾无过而问者。噫嘻！地亦何不幸至此哉。

自齐齐哈尔至墨尔根〔4〕四百里中，平沙衰草，满目荒凉，往往近百里无人烟。自墨尔根东行，度内兴安岭，至黑龙江城即爱琿，丛林叠嶂，冰雪弥天，而村落之稀疏，则较自齐至墨为尤甚云。

由墨尔根东行近二百里为兴安城，城在内兴安岭西三十里，故以兴安名之。是处旗丁悉属鄂伦春人，《东华录》作鄂罗春。鄂伦春俗无庐舍，无布帛，亦不耕种。散处山中，以游猎为业，随兽之所在，踪迹之，即于其处支木为架，覆以树皮居之。兽之所在无定，故人之迁徙亦无定。得兽则衣其皮，食其肉，布帛菽粟亦皆以兽皮易自华人〔5〕。朝廷以其僻远，但羁縻之，使自为部落，不隶中国官管束〔6〕，后以屡受布特哈人凌暴，竭力供给尚不得免，于光绪九年〔7〕，其头目率众赴省城控诉军辕，求编旗效力。将军文为奏请〔8〕，报可，择墨尔根、爱琿适中之地建署，设总管、佐领以下等官统之。城无周垣，仅草屋数十间，后因其地犯水，屡由屋内涌出，复移近西十余里之四站居焉，故今总管等官均在喀尔塔尔奚站俗名四站也。

自伯都讷城至爱琿一千六七百里，计二十余站，均系康熙间征罗刹时所置。询据站丁自称，为当年吴藩余党，平定后，遣赴极边充当站丁，非满非汉，至今子孙不得入仕途，贫苦之状难以言喻。

- 〔1〕多忠勇公：即多隆阿（1818—1864）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呼尔拉特氏，字礼堂。历任福州副都统、荆州将军、西安将军，1864年卒，谥号忠勇。
- 〔2〕兴阿：即都兴阿（？—1875），满洲正白旗人。达虎里郭贝氏，字直夫。历任江宁将军、荆州将军、西安将军、盛京将军，1875年春卒于任所，谥号清愍。
- 〔3〕穆勤果公：即穆图善（？—1887），满洲镶黄旗人。那塔拉氏，字春岩。历任西安左翼副都统、荆州将军、宁夏将军、兼署陕甘总督、吉林将军、福州将军，1885年为钦差大臣，会办东三省练兵事宜。1887年卒，谥号果勇。
- 〔4〕墨尔根：今嫩江县。清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筑。
- 〔5〕华人：即汉人。
- 〔6〕清政府不直接派官管束，由本部落头人行使地方职权。
- 〔7〕光绪九年（1883）。
- 〔8〕文：文绪，汉军镶黄旗人。历任黑龙江副都统、黑龙江将军。1886年病解。

黑龙江城，系康熙二十二年〔1〕，将军萨布素奉命征罗刹俄罗斯所属部时所置〔2〕。迨康熙二十八年，罗刹平定，即以萨将军旧系宁古塔副都统，由宁古塔、乌拉带来军士，编旗留戍，见《东华录》，驻江左故爱珲地〔3〕。后有某将军畏俄复侵，欲借长江之险以自固，徙驻江右，即今之黑龙江城。旋又西移墨尔根，南移齐齐哈尔。故将军现驻齐齐哈尔城，而省名则仍曰黑龙江云。

黑龙江城亦编木为之，现有副都统驻守，留戍旗丁满蒙汉不一其类。咸同间，东南多故，是处出名将最伙，富威勤公其最著也〔4〕。惟丁户甚稀，且多贫瘠，商贾亦不甚盛，无怪显庙时俄人一到，坐视其长驱直进，奄有江左而无可如何也〔5〕。

黑龙江城之北七十里为黑河屯，与俄之阿木尔省对岸而居，设理事厅办理两国交涉各件。旗丁聚族而居，商贾不过数家，其贸易以售与俄国粮糈为大宗。俄之阿木尔省〔城〕彼族俗名薄勒日新斯

克，我华故名海兰泡，与黑河屯划江为界，富商大贾聚处其间，廊舍云连，街平如砥，通衢以数十计，华人俄人络绎不绝，在俄东边诸城中称为雄镇。其视我华之黑河屯不啻凌绝顶而览众山也。

阿木尔省，彼族设固毕尔那托尔守之，属东悉毕尔〔6〕，音吉那里固毕尔那托尔驻哈卜罗夫，华名波里节制。其言固毕尔那托尔者，犹华之文有巡抚，武有副都统也。其言音吉那里固毕尔那托尔者，犹华文有总督，武有将军也。第我华则右文左武，彼族则右武左文，故地方大吏悉用武职。词讼各事均归文衙门办理，彼族名巴离此。而文衙门之职甚微，仍归固毕尔那托尔总其成焉。一切刑法概从简易，虽至杀人亦无死刑，而其民亦不甚争讼〔讼〕。惟民风强悍，即妇人女子无不有丈夫气，凡我华因循柔软之习，一洗而空，无怪不数十年而经营缔造日上蒸蒸也。

显庙时，东南多故，俄人乘隙东来，其将军为莫里尧夫，仅带百余人驾轮舟，一直抵海兰泡。舟上多载木料，一面遣人赴爱琿副都统衙门乞请借地安民，一面即于海兰泡修盖庐舍。迨副都统不允，遣人往视，数日间宛成村落矣。副都统某素畏蒞，有协领某欲击之，副都统执不可，坐视俄人长驱直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使我华之土地山川蔓延万余里，为彼族垂手而得。噫，俄人固狡黠已甚，而俨然膺边疆之寄者，抑何性懦至此哉。

〔1〕康熙二十二年：即1683年。

〔2〕罗刹：指十七世纪入侵黑龙江地区的波雅科夫、哈巴罗夫等沙俄匪帮，是沙俄政府的殖民军。罗刹，本指恶人、恶魔。见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。

〔3〕江左故爱琿地：即旧爱琿，在黑龙江东岸，西南隔江去黑龙江城12里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初置镇守爱琿等处将军时驻此；第二年将军移驻黑龙江城（今爱琿县爱琿乡），留副都统一员。1900年被沙俄侵占。

〔4〕富威勤公：即富明阿（？—1882），汉军正白旗人。历任宁古塔副都统、荆州将军、江宁将军、吉林将军。1870年病解，1882年卒，谥威勤。

〔5〕无怪三句：指咸丰八年（1858）沙俄侵入黑龙江，迫订《爱琿条约》事。显庙：指咸丰帝。光绪帝系咸丰帝之侄，故光绪朝称咸丰朝为显庙。

中俄旧界故在格尔必齐河上流石大兴安，又名图克图山，即外兴安岭，《东华录》名石大兴安。由石大兴安以至于海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之中国；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俄罗斯。又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，河之南岸属中国，河之北岸属俄罗斯。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人房屋迁移北岸〔1〕，立碑界，首勒汉字及俄罗斯、喇第訥、蒙古字于上〔2〕，其文曰：“大清国遣大臣俄罗斯国议会定边界之碑。”系康熙二十八年平定罗刹时所定。以上见《东华录》。

显庙时，粤匪窜扰吴楚间，朝廷一意东南，俄人乘隙内侵，遂由石大兴安之南循黑龙江而下，以至于海地名聂格来斯，华名庙上，凡当年中国收回之地，复割而有之。时朝廷以内患未平，无暇及此，姑以宽宥容之。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，在爱琿定约，画黑龙江为界，上自额尔古纳河口，下至东海口，江左属俄，江右属华，额尔古纳河之北岸至江一带，则仍照旧约属俄。惟黑龙江城对岸，精奇里河《东华录》名净涇里河，俗名黄河以南，至豁尔莫勒金屯，四十八旗屯地方二百余里，向系满洲人居住，不便迁徙。故第一条内即载明：“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，至豁尔莫勒金屯，原住之满洲人等，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，仍著满洲大臣官员管理，俄罗斯人等和好，不得侵犯”等语，永示来兹，乃俄人狡诈性成，始犹以人民稀少，均在精奇里北岸居住，未及南侵。至同治七、八年间〔3〕，人民渐多，始过南岸在礼盘地方设屯开垦，彼此相距五、六十里，尚属相安。光绪五年〔4〕俄民愈众，开地愈广，将满洲人所住之段山屯草甸、牧场侵占，不容满洲屯人牧放牲畜。满洲屯人以耕种为生计，既不容其牧放牲畜，生计遂蹙，众情惶急，恳请前黑龙江副都统文

〔5〕，与俄酋据约辩论。次年，两国派员会勘，由段山屯、石头泡地方起，中国挖立封堆大坑，俄国钉立木桩，分清界限，约明以后两国永不侵占。至光绪九年〔6〕，俄酋并不照会中国官员，自由补丁屯后起，向石头泡西，占十余里，至大泡子、托力哈达屯西止，划犁记二道，计占去熟地二百四十余顷，荒地尤多，并满洲人种地窝棚一所；又于犁记以内，划占霍尼音胡尔哈达地四屯草甸，长十七、八里，宽七、八、九里不等，此四屯人之生计又蹙。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，系在大泡子东南，今彼国犁记，由大泡子西南，又斜向西北而下，复占去荒地四十余里。以条约地势论之，均不相符。其托力哈达及大泡子之东，仅有俄民两户，霍尼音胡尔哈达草甸，仅有俄民一户，此三户乃挖犁记之后来盖屋居住者。迨十三年三月，观察使李公以勘矿来漠，奉将军恭檄〔7〕，飭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〔8〕，赴江左分划旗屯原住界址。旋由漠河回至爱琿，首先渡江单骑独往，拟探明情形，再行办理。尚未入境，各旗屯之男女老少，已载道来迎，历诉苦情，呼冤求救，公为慨然。周历各屯，再三安慰，立意非开挖壕沟，难分界限。乃回江右，商同成都护与俄酋约期会晤〔9〕。至日，面述俄民犁占旗屯情事，俄酋尚以“事经前任，我实不知”相推托。公侃侃辩论，力主挖壕以清界址。俄酋乃词屈，议遂定。刻期，两国各派官监工开挖，以杜迟疑生变。乃由补丁屯后挖至老瓜林，计一百七十四里。正欲向前，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辞，暂行停止。按照条约，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余里，均应划归旗屯，其霍尼音胡尔哈达草厂，俄人所划犁记，亦应平毁，始无碍旗屯生计。爰照会俄酋，请其达知该国外部，或咨明东悉毕尔总督，彼此再派员勘办，以符定约，而保民生。事虽未能即结，而旗屯因赖以少安矣。旗屯界址地名另有图可查。

初，康熙二十一年〔10〕。罗刹之扰我边境也，悉盘踞于尼布楚、《东华录》名尼布潮。雅克萨城二处。迨二十八年征服划界定约〔11〕，胥令迁归察汉汗之地及额尔古纳河北岸〔12〕，即